

国草春

特瓦尔朵夫斯基著



春 草 国

〔苏联〕特瓦尔多夫斯基著

飞 白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А·ТВАРДОВСКИЙ
СТРАНА МУРАВЬЯ

据 А·ТВАРДОВСКИЙ: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И ПОЭМЫ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4)
译出。

春 草 国

*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330 号)

北 京 新 華 印 刷 厂 印 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

書 号 826 字 数 77,000 開 本 787×940 毫 米 $\frac{1}{32}$ 印 張 6 插 頁 2

1958 年 9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59 年 9 月 北 京 第 2 次 印 刷

定 價 (4) 0.55 元



作 者 像

第 一 章

他早起赶路到晌午，
这条道可不近哩。
四面是茫茫的世界，
头顶上飘着白云哩。

天边一队归心如箭的白鹤
飞向温暖的南方，
咳，它们哪能知道
咱们地上的情况……

渡口上，真兴旺，
吵的吵来嚷的嚷。
人挤人，车挤车，
撑船的老汉汗直淌。

大家挤得侧着身子，
渡船和纜繩軋軋响。
这位干部怕是有要紧事，
那位大孀还帶着口木箱。

几篙子撑到了河中心，
渡船在急流中打轉身。
木匠們出發到边疆去，
一路上还拉着手風琴。

电綫杆一队队奔向前方，
电綫在田野上嗡嗡地唱。
火車轟轟隆隆走鐵路，
江河浩浩蕩蕩归海洋。

腴子沫似的白雪
还像帽子般扣在灌木頂上，
白樺树剛吐出的新芽
已經散發出树脂的清香。

普天之下
大小道路千万条。
尼計塔·磨古諾赶着馬車
奔着自己那条道。

駕轅的是匹兔灰馬，
轅弓漆得彩虹似的，
主人勤快的双手
把皮帶扎得結結实实的。

油壺在馬車后面挂，
鞭子塞在脚底下，
好像是进城去赶集，
磨古諾收拾停当离了家。

先在澡塘洗了个澡，
蹬上皮靴穿上外套，
好像到熟人家去串門子，
好像到亲戚家去吃喜糕。

老家早扔在背后了，——
只見电綫杆一个勁向前跑。
自己的房子、屋頂和烟囱——
从这兒已經望不到。……

赤楊树叢飄出一縷烟，
叫一陣春風刮走了。
“老家呀，”磨古諾摆了摆手，
“我这一去就不回头了！……”

第 二 章

繞过了山嘴是个大村庄，
教堂的屋頂放出金光。

据說拿破侖打莫斯科，
当年曾經路过此地。
說近的吧，三十八年前
尼計塔就在这兒受过洗禮。

从前这教堂的大鐘一敲哇，
二十个村子都聞声而至，
每逢春天这兒过聖灵节，
赶集、赶会，真是盛極一时。

大門朝南冲着大路
原先是村里头一家大戶，
一塊湖藍的招牌写得清楚：
“以利牙·布果洛夫”……

今天尼計塔本不打算歇脚，
忽然看見村子中央
又像赶集，又像打架，——
总之是熱鬧非常！

大車的轅杆密密層層，
手風琴声中有人跳舞。
見到那么多牲口，
馬兒走乱了步，

門口有人招呼道：“站住！……”

“站住！进来一同干一杯！

到了这兒誰也不准走啦！

好好兒乐一乐吧，要知道

这是最后一次喝喜酒啦！……”

有的拉袖子，

有的拽衣裳，——

把个尼計塔

拖到酒席上。

砰的一声，一杯酒擱在面前啦。

喝吧，喝干了才够朋友哇！

“好好兒乐一乐吧，要知道

这是最后一次喝喜酒啦……”

主人从桌面上爬了过来：

“今天我的家

还是我的世界。

好伙計，站到板凳上來，
喝酒吧，跳舞吧，
過個狂歡節！……

“今朝有酒今朝醉，
反正不吃也是白費：
瓶里的酒，
桌上的菜，
明天不知屬於誰？

“誰的牛羊？
誰的糧倉？
櫥里的茶壺
明天落到誰手上？……”

桌邊擠得水泄不通，
磨古諾頭上直冒汗珠。
哪是新郎？
哪是新娘？
哪是辦喜事？——

真叫人越看越糊塗。

主人不讓人喘氣，

又倒上第二杯了：

“伙計，這兒辦喜事又辦喪事——
什麼都在內了。”

磨古諾勉強強

又把一杯喝落了肚。

客人們吃啊，喝啊，唱啊，

七嘴八舌吵得不亦乐乎……

“辦誰的喪事？”

“這是大伙兒的葬禮！”

“誰擺的酒席？”

“這是富農擺的酒席！”

我們今天

給鬼魂擺祭，——

如今他們哪

流放在索落夫基①。”

“喂，够啦，
不要喝得發矇，
不要吵得發昏……”

“主耶穌基督
显神迹行异能……”

“不是我花錢买的，
难道是天上掉下来的？……”

“为什么，上帝的小鳥兒，
你瞅着米粒兒尝也不尝？
为什么，可憐的小雀兒，
你不放声把歌兒唱？

“这只雀兒回答道：
‘我不願做籠中之囚。’

① 白海中的一个群島。当时是富农分子劳改的地方。——
譯者注

快快打开我的鉄窗，
我要飞出去享受自由。”

“喂，够啦，
不要喝得發朦，
不要吵得發昏。
咱們該趁早回头，
回去深思一番：
今天花天酒地，
赶明兒买醉沒錢！”

“主耶穌基督
在水面上走路……”

“不是我花錢买的，
难道是天上掉下来的？
田里每个麦秸垛
是我出的錢，
欄里每只牛角尖

是我出的錢，

拉回家的每車糧食

是我出的錢，

狗尾巴和貓尾巴

是我出的錢，

牆根的影子烟筒的煤烟

是我出的錢，

白天的光明晚上的黑暗

是我出的錢，

平白無故糊里糊塗

還出了不少冤枉錢……”

“哼，別叫冤枉吧，

我們知道你是個精明鬼：

半夜三更你把麥子倒下水，

你自己撈不上吃，

也拚着不給那幫窮鬼！

哼，你才不糊塗呢，——

今朝有酒今朝醉！”

“我說個故事你們听：

四十年前有个兵，
那年碰上鬧瘟病，
一天里病倒半个村。
鬧到头来一村老少
只剩下当兵的留了活命。
他大吃大喝真闊气，
給全村死人念了經，
燒酒倒来泡面包，
大碗篩来大口飲。
据說一村老少都死絕，
当兵的靠酒消灾祛病救了命。”

“滴溜溜嘟嚕嚕当掉了褲子，
老酒鬼卖犁耙喝飽了肚子，
他兒子
喝掉了斧子，
他閨女
喝掉了梳子，
他老婆
哪里肯示弱，

酒癮發作，
喝掉了鐵鍋。
一头扎進鍋台底下說：
‘我的兒呀，
叫俺用什麼蒸饅饅？……’”

“大家嚷嚷，我却不响：
反正結果都是一樣。
君不見以利牙·庫茲米奇^①
在勞改隊里眼淚汪汪……”

“快斟酒，快上菜，
有吃的喝的全端上來！”

“瞧他變得多么快：
今天又和氣來又慷慨。

“他的意思是說，咱們大伙兒

① 即富农布果洛夫。庫茲米奇是他的父称。——譯者注